

明

史

明史卷四百六

宦官傳

宦官下

劉瑾陝西興平人本姓談依中官劉某者以進遂冒之詭稱賜姓焉爲人陰鷙有口辨弘治中坐法當死得免居嘗鬱鬱每切齒諸文臣而獨慕王振之爲人其狠戾益天性也武宗立瑾執役鐘鼓司與魏彬谷大用馬永成丘聚羅祥高鳳張永等俱以東宮舊恩得幸與帝共卧起晏游號爲八黨而瑾尤最用事孝宗遺詔中華內官監鎗及各城門監局並格不行時時爲帝言弘治間事權皆歸內閣司禮監朝廷徒具

虛名天下鎮守內臣皆賄司禮監推舉今後令代者  
各貢金萬兩不猶愈于賄司禮乎帝然之諸中使皆  
入貨出鎮多索取官庫物肆意誅求無復忌憚又奏  
置皇莊七所于畿內後至三百餘處民不勝擾元年  
正月瑾已陞內官監命總三千營再提督團營委用  
漸大日薰帝微行舞唱角觝射獵以爲娛視朝屢輟  
中外章奏多不報災異疊見五官監楊源以星變陳  
言杖譴死于道閣臣劉健等屢諫不聽連章奏請誅  
之帝覽疏留中命太監陳寬李榮王岳同至閣議發  
瑾等南京閑住一日三至健以爲未盡厲聲曰先帝

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而使嬖倖若此他  
日何面目見先帝地下寬等辭去而岳亦素惡瑾等  
所爲獨心是閣議會戶部尚書韓文率九卿科道叩  
關力爭岳將從中應之吏部尚書焦芳泄其謀諸閣  
大懼帝爲不食明日召諸大臣入左順門榮手前疏  
示之曰有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  
久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耳衆震懼莫敢出  
一語榮謂尚書文曰此舉本出自公公云何文曰今  
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上始踐祚狎昵  
羣小文等備員卿貳無所逃責語雖直而氣不勁榮

哂曰疏備矣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衆薨然而退是日諸閣益窘業求南京安置閣議猶持不下岳與司禮太監范亨徐智奏曰外廷多官論劾不可不從帝不得已允之將以次日發詔捕瑾等至夜分瑾率其黨直趨帝前環跪伏哭頭觸地流血曰非上恩奴儕輩碌飼狗矣帝色動瑾進曰害奴輩者王岳耳岳前謂諫官有言即言及閣議時又獨是閣議此其情何也且狗馬鷹犬何損于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帝大怒立命瑾入司禮監收岳亨智等充南京淨軍次

日諸臣伏闕知事已變于是大學士劉健謝遷李東陽皆上疏求去允之而東陽以緘默獨留進太師立用焦芳入內閣追殺岳亨于途據他事罪韓文落職時給事中呂紳劉蒞上書請留劉謝二臣不聽南京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徽等皆言二臣先朝元老不宜輕去因及晏朝微行遊宴射獵諸事帝命悉遠送鎮撫司獄杖闕下爲民主事王守仁御史陳琳以疏救杖謫南副都御史陳壽亦以疏救除名又惡主事王綸附劉大夏御史潘鑑附王岳郎中李夢陽代韓文草疏並勒致仕夢陽尋復下獄幾死焉朝臣遠繫

詔獄者相屬錦衣衛官牟斌知其無辜每善視之瑾怒杖而錮之南京而大臣若馬文升劉大夏楊守隨張敷華張昇閔珪皆相繼去位獨用一焦芳在內閣主謀議又創爲新例罪無輕重類決杖戍邊或罰米至數千百石動以細故枷人尚賢卿崔濟副使姚祥給事安奎御史張或等皆濱死而後釋之列劉健謝遷韓文等五十六人爲奸黨榜示天下逞志報怨莫可誰何先是瑾初入司禮監時帝悉取天下章奏付之剖決瑾故多搆雜戲于帝前伺其玩弄久輒彙諸章奏瑣冗者進帝厭而麾之曰吾用爾何爲願一一

煩朕耶瑾自是徑自裁決不待報聞又以素聞文義  
用其妹婿禮部司務孫聰華亭諸生張文冕爲幕客  
每擬旨多至數百言有不可解者焦芳潤色之東陽  
亦知其謬俛首而已又引私人曹元劉宇楊玉曹雄  
毛倫等列置要津用石文義沈彬左堂郝凱于錦衣  
衛以丘聚主東廠谷大用西廠而瑾所自領者名內  
行廠尤極酷暴入者百無一全也府部諸司事無巨  
細先以紅揭帖取進止偶都察院奏繳宣旨中有劉  
瑾傳奉字瑾怒罵之都御史屠濬率羣屬跪階下謝  
罪自是章奏內稱劉太監而不名文武官陞辭回京



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叩頭爲一拜禮大權一歸于瑾矣一日早朝御道上有匿名書言瑾罪惡瑾下殿入班詰問莫敢承遂傳旨執五品以下官三百人跪奉天門聽處分時酷暑多僵仆烈日中者至暮悉送鎮撫獄次日知內官所爲乃釋之一時文臣垂首喪氣惟恐獲罪四年追論劉健謝遷爲民健子某脩南通政程文遷第五事迪子編修丕皆除名會詔舉懷才抱德之士以餘姚周禮四人應瑾謂四人皆遷同鄉矯旨下鎮撫司鞠治欲連籍遷家東陽力勸得止仍令餘姚人毋得予京官占城國使人亞劉者本江

西人以犯罪坐極典焦芳素憾江西尹直彭華因言  
江西俗多玩法其人亦不許任京職且減其科額之  
半增于山東陝西河南山西又奪馬文升劉大夏許  
進雍泰等官尋假主官岑猛事成大夏肅州連及者  
六百七十五人瑾嘗惡諸翰林慢已孝宗實錄成例  
當進秩焦芳因嫉之假以擴充政務除素所忌吳一  
鵬等十六人爲員外主事等官吏部郎張綵止之不  
能得綵故以鄉舊爲瑾所暱未幾即代劉宇爲吏部  
尚書親信用事更出焦芳上矣初瑾贖貨無厭凡升  
黜官吏讞決獄情惟賄是視公差入覲責賂各以差

等給事中周鏞差還過淮安貸于所知不應自刎舟中而卻夢亦以查延寧功次度亡以應縊于署都給事中許天錫欲發瑾納賂狀不敢至懷奏縊于邸舍綵言于瑾曰今天下諸司朝覲及公差復命官具所餽遺往往貸于京師豪家回則悉取庫金償之歛怨貽惠大爲公累瑾然之始下令禁察餽遺而巡按御史胡節少監李宣侍郎張鸞錦衣趙良等反以賂瑾得罪因遣御史八人查盤天下錢糧以飾其跡又稽遠年故牘糧草缺少浥爛者倍值追償自巡撫部中州郡吏逮治者數十人轉相攀染無不立碎其家瑾

方以爲弊竇肅清苛察日甚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謂國初無其事邊儲亦足遂一切停止議者以爲國初屯田大墾商人開中輸邊故常足自屯田久廢商人不輸粟塞下而入貨戶部戶部每歲分送各邊謂之年例瑾遂分遣御史清理屯田每邊驟增至數百頃橫征苛斂設巡鹽巡捕等官中外騷然盜賊蜂起復于城南建玄明宮壞民墳墓廬舍數十里冤號載路天下之欲劓死于瑾者什室而九雖其同黨谷大用馬永成等皆以請求不遂怨次骨又欲逐張永于南京而永才智素出瑾上計不行語詳永傳瑾

禍遂從此始矣五年四月安化王賓錡反寧夏馳檄以誅瑾爲名命起都御史楊一清率師張永爲監軍討之師出而賓錡已禽一清知永與瑾有憾遂密與定計誅之永許焉比還帝戎服迎之東華門既獻俘置酒勞永瑾等皆侍及夜瑾退永出賓錡檄數瑾罪狀因奏其不法十七事帝已被酒俛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矣緩則奴輩皆齏粉陛下安所歸乎馬永成亦助之乃命長隨四人往帝乘馬隨其後瑾在直房聞喧聲問爲誰曰上在也瑾披青蟒衣以出遂被執夜開東華門繫于菜廠分遣官校封其內外私

第次日晏朝人始微聞其事莫敢言及帝出永奏示  
內閣發瑾鳳陽猶未有意誅之也已而親籍其家得  
偽璽穿宮牌五百衣甲弓弩及衮衣玉帶違禁物又  
所常持扇飾以貂皮藏利匕首二金銀數百萬珠玉  
寶玩無算帝始大怒曰瑾果反矣趨付獄於是六科  
給事中謝紉十三道御史賀泰列奏入命多官訊鞠  
于午門外刑部尚書劉璟素畏瑾噤不能出一語瑾  
大言曰公卿皆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皆稍稍引退獨  
駙馬都尉蔡震折之瑾仰脉曰若何人忘我德震厲  
聲曰我國威何賴于爾瑾曰汝不嘗求我罷領上直

軍平震曰此樊凱非我也呼左右前批其頰拷掠之  
獄上命徇于市變遷三日梟其首榜獄詞處決圖于  
天下諸怨家爭以一錢購其肉一嚙有得而生噉之  
者先是瑾未敗時常招致術士俞日明俞倫俞子仁  
等出入其家妄稱其姪劉二漢者當大貴瑾遂有不  
軌謀禁中外災異勿奏兵仗局太監孫和數遺以衣  
甲兩廣鎮監潘午蔡昭又爲私造弓弩瑾皆受而藏  
之會是月瑾兄都督景祥卒公卿吊賻聞咽東華私  
第時瑾夜禁甚嚴星出後犯者至死有中夜竊聽者  
聞兵甲聲鏗然相繼京師閭巷私語籍籍言八月十

五日傾朝送葬瑾將爲變適張永直奏以是日獻俘  
瑾使緩其期欲俟事成而併禽永或泄其謀永即日  
盛陳軍容以入瑾愕然被收之夕密旨封瑾第曳累  
祥樞棄于路焚其尸蓋先葬期僅二日也瑾既誅二  
漢同親屬劉侏等十五人斬于市錦衣指揮石文義  
楊玉及沈彬張文冕等皆伏誅阿附大臣劉宇曹元  
焦芳父子罪止除名餘皆以次斥降惟張綵以病死  
于獄仍判其屍家屬流嶺南蓋帝下詔罪瑾時有文  
官緘默順從俱非得已今皆貸之之語而綵嘗教瑾  
踈其同類內官衛之故得禍獨酷也已而有旨凡瑾



亂政害人事例令各衙門查革改正工部奏請毀瑾  
京城內外祠亭石器帝不許奪其堂司官俸三月蓋  
是時瑾雖誅而內臣用事濁亂朝政如故云

魏彬爲御馬太監劉瑾掌司禮時引用其黨分領東  
西廠總諸營兵柄彬得總三千營五年瑾誅遂代瑾  
掌司禮監益貴顯用事帝又命馬永成傳旨凡朝廷  
大事須魏彬同議是年八月論平寘錨功封其弟英  
爲鎮安伯贈其父母勢傾一時尋又與江彬結婚內  
外盤據柄司禮者十二年雖凶狡不及瑾而太監張  
忠于經蘓進等相依倚爲姦利流毒四方皆其黨也

嘉靖改元彬內不自安爲其弟英解爵詔仍官都督同知世襲錦衣指揮使給事中楊東義言彬著名八黨附和逆瑾結姻江彬固寵怙勢罪不容誅乃掩其滔天之惡全其弟世襲之官非所以示天下也已而給事徐景嵩言魏彬及谷大用在先朝初附逆瑾後黨江彬交相引援竊弄威福並宜置之典刑以謝天下給事吳巖亦言彬不宜仍令供職其弟魏英亦不宜止革伯爵且併及安邊伯許泰等帝命執泰等送都察院鞠治而彬仍置不問嘉靖十年始以御史蕭淮言革其弟姪義子官爵彬仍得閑住以去

谷大用亦瑾黨也由御馬監太監提督西廠尋兼督  
勇士營四圍軍營時瑾方以苛察督責中外大用阿  
意分遣官校四出刺事偏州下邑見有華衣怒馬作  
京師語音者輒驚以告有司密賂之又于安州奏立  
鷹房草場侵奪民田無數及見瑾已誅始上疏辭免  
西廠事務未幾帝復欲使大用領西廠閣臣李東陽  
力諫乃寢六年流賊劉六劉七等大掠山東直隸諸  
處命大用總督軍務同伏羌伯毛銳兵部侍郎陸完等  
討之太監張忠爲監鎗先是都御史馬中錫等既亡  
功諸中官以謂此事非書生所能辦遂使大用駐臨

清居中調度而召邊將許泰邵永弘彭勳暉等各領兵入征內地彬等緣是有寵扈從巡遊號四外家兵此其始也已而伏羌伯毛銳戰敗失亡其將軍印徵還京以大用故置不問而大用亦自耻其無功反奏稱副總兵許泰劉暉遊擊將軍邵永屢有斬獲都御史陸完嫻于戎務請亟行賞賚意尚邀取封拜如寧夏例而兵部議以爲賊首未禽羣賊未殄宜俟事平另敘議上大用仍得賜勅獎勵蓋帝亦恐拂其意也及賊過鎮江狼山颶風覆舟殲焉適陸完兵至攘之以爲功于是遂加完太子太保封大用弟大寬爲高

平伯而先是平寧夏時其弟大珣已得封永清伯至  
是一門凡二伯焉養子小校冒陞賞者不可勝紀而  
大用實無他能專事欺罔而已毛銳之敗大用憑堅  
城擁兵不救每官軍追賊則爭取其所棄金帛賊逸  
去則割良民級以上功先後邀獎勵十餘次斬馘萬  
計費帑金二百餘萬而正賊無一獲者世宗入立大  
用獲以危從功賜白金千兩幣二十給事中間閔上  
疏極論之帝納其言而大用之寵始衰尋降奉御居  
南京召還守康陵復起用嘉靖十年大用已死始追  
論籍其家產焉

張雄者父銳嘗以後妻言逐雄自宮遂惡其父既貴  
不與之見同輩勸之雄立庭中垂簾杖其父二十已  
乃相抱而泣遂爲乞恩超授後府右都督吏部尚書  
陸完言雄忠謹勤慎受知聖明加以祿養亦不爲過  
詔令銳帶俸朝參後雄掌司禮監銳居東殿並得侍  
豹房有寵雄常受寧王宸濠賂遺萬計與之謀復護  
衛既聞濠將爲變乃密授意御史蕭淮奏之復與張  
忠勸帝革其護衛寧王由是遂反銳則專以詞察奏  
訐爲事嘗因捕獲妖賊功加祿米一百二十石每密  
置邏卒諸鄉怵愚民爲非得即奏發獲重賞因假緝

事侵撓諸司稍拂其意輒以事連及人尤畏之

張忠居霸州號北張性兇悍正德九年命率兵從張永防邊數冒功每誇武藝帝前帝頗惑之霸州盜張茂居與忠隣茂嘗厚結忠忠弟畜之所越貨半入焉茂因得賂馬永成谷大用等雜其家人出入禁中至豹房觀帝蹴鞠無所忌有河間參將袁彪者方急攻賊茂窘求援于忠忠置酒私第招彪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彪字茂曰此實吾弟也今後好相看毋相扼也又舉屬茂曰袁將軍與爾好自今勿復擾河間彪畏忠不敢誰何及御史甯杲捕獲茂屬盜劉六劉七等

行賄求免忠復偕馬永成請于帝必欲鑒二萬兩乃赦之羣盜計無所出聚衆反中原荼毒忠之爲也宸濠之變忠與臧賢錢寧輩皆嘗交通及賢寧敗忠獨免更欲因以邀功會帝南征師次良鄉忠邀帝幸其第而王守仁捷至忠與江彬勸帝勿受俘宜縱濠而自禽之帝亦欲假此泝湖湘俘江漢遍歷蘓杭江浙間觀中土諸繁麗聞之大悅至南京張永力止之仍命忠率邊兵萬人同江彬等勦捕宸濠餘黨撫按鎮守以下悉聽節制忠益恣行威福鞭撻守令殺無辜爲濠黨沒入其財貨民不勝擾焉嘉靖十年以蕭淮



奏劾同張雄張銳執送都察院鞠治忠後復論元  
劉允爲司設太監正德十年左右稱西域有僧能前  
知謂之活佛遂倣永樂宣德間鄧成侯顓使例遣允  
乘傳迎之以珠琲爲檣幢黃金爲七供賜法王金印  
袈裟其他雜賜以鉅萬計內府黃金爲之一空勅允  
往返以十年爲期得便宜行事所帶鹽茶之利亦數  
十萬允未發前蕪至臨清糧艘皆遜道及八峽舟大  
不得進更造舳舻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歲餘始行  
日支官廩百石他物稱是又治八番物料直二十萬  
鎮巡爭之減爲十三萬率四川衛所甲兵千人俱給

兩月至其地所號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人~~不出允部下欲脅以威番人夜襲奪其寶賂器械以去士卒死傷過半允乘良馬疾馳僅免亡其勅書空函馳奏乞歸而帝已殂矣

于經者與吳經蘓進並以太監侍豹房最親暱用事于經性尤貪黷首以財利誘帝創開皇店于九門通州宣大諸鎮權算舟車徼及擔負之利亦不得免然歲進僅八萬兩其餘侵牟所入亦甚不貲常建香山碧雲寺自治瑩域置庄動至數十萬皆出內帑帝亦常幸焉及帝南巡經扈從未嘗離左右十五年九月

帝過淮安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歸而感疾食飲多  
不當意經狎寵應對忤旨帝怒曰此豎愚戇至此其  
置內書堂使翰林官約束之俟其出言能慎乃以聞  
時經已年長且不解文義至則俛首與諸小內豎肩  
終日默默也遂卒不得見帝以死至若比昵爲姦虧  
損帝德者則吳經蘓進爲尤甚帝之至楊州也進使  
經先馳至揚選民居壯麗者改爲提督府將駐蹕焉  
又矯帝意刷處女寡婦民間洶洶有女悉令適人且  
逃匿乘夜爭門出不可禁知府蔣瑤請於經經怒曰  
汝小官敢爾汝頭顱欲斫耶揮之去密曉知寡婦及

娼戶家夜半遣騎卒數十人啟城門縛婦駕至燃炬  
通衢光如白日經徧入其家梓諸婦以出至破垣毀  
屋亡得脫者哭聲震遠近乃以諸婦分送苑寺自是  
諸婦家爭以金贖歸貧者悉收提督府有憤恚死者  
及帝北歸得疾臥豹房左右惟蘓進及陳敬在謂之  
曰朕疾殆不可爲矣爾等可傳司禮監官以朕意達  
之皇太后天下事重其與輔臣審處之前此事皆由  
朕而誤亦非汝衆人所能與也其不欲歸罪羣下如  
此故宦官之禍終武宗之世不能去世宗入立重者  
發孝陵充軍或司香弟姪封爵皆奪惟張永以誅瑾

功見稱世宗初降奉御後復召入團營焉別有傳

張永北直新城人初與劉瑾等號八黨瑾旣得志掌  
司禮監永總神機營並居中用事瑾剛戾愴邪日甚  
毒流海內而永故多智頗好附正人雖貴幸無大過  
久之漸惡瑾所爲遂與之貳正德五年三月瑾伺間  
言于帝將調永南京俟奏可即日逐永就道榜諸禁  
門不許復入永覺之直趨御前訴已無罪爲瑾所害  
俄召瑾至語不合永即奮拳毆瑾谷大用等勸止之  
帝命諸寺人置酒解和由是瑾永始自相圖矣四月  
安化王寘鑑反帝命永及右都御史楊瑄清往討臨

發帝爲幸東安門戎服送之命兵部給銀金關防金  
爪鋼斧以行責寵亡比瑾益心忌之而帝意方向永  
不得間蓋欲俟其出而除之耳及師出真鍮已禽一  
清因勸永誅瑾計已定永遂率其部曲五百騎撫定  
寧夏即馳還獻俘奏誅之語具瑾傳永以是聲望出  
諸閣上用一清之謀也初永西征時師次靈州欲奏  
瑾不法事一清曰二公皆帷幄重臣公今在外不宜  
輕起釁端永厲聲曰先生不知吾何畏彼哉一清曰  
彼方在帝左右有言能保其必達乎且扶藪父子之  
親蒙恬之有功卒墮趙高之手不可不慮也永大然

之已而知瑾頗聞其言將不利永幸其歸速而為謀  
其秘故卒為永所制于是大學士李東陽等奏言旬  
月之間二難交作悉底平定皆太監張永之功遂封  
永兄富為泰安伯弟容為安定伯而人亦快永之能  
誅瑾也無賢愚皆頌之永益自勵思力矯逆瑾奢僭  
之非嘗以窮苦魚菜四字為題使閣臣李東陽楊廷  
和等賦詩刊布中外然是時中原羣盜已大起矣內  
官魏彬谷大用張忠張銳及邊將江彬許泰等曰漢  
帝以武事游宴亡度宸濠之亂都御史王守仁已擒  
濠彬及張忠等勸帝使永超守仁還綱濠鄱湖中俟

帝親與遇戰禽之以示武守仁至浙江爲永所遮不肯與相見守仁知永賢徑詣之叱門者入坐其臥榻上大呼曰我王守仁也來與公談國家大事永一見氣奪既聞其言忠憤慷慨稍就之然尚未遽下也曰公何爲國辛苦如是盍早投我懷中守仁曰豈有投人王節使耶公投我懷中則可與共成國事耳因言江右荼毒已極若王師南征亂將不可復弭永大悟因曰永此行爲羣小在側保護聖躬非爲擐功來也公所檣與俱來者當歸我守仁乃以俘付之永至南京見帝具言守仁忠且有大力勞不可掩而江彬數



短守仁會方與帝奕戲永曰是亦賴守仁不然江西  
變且不測主人安得樂此帝曰方欲遣校逮之永曰  
何也帝曰彼嘗與寧王有私耳永曰甚善帝問之曰  
逮謀反者豈不甚善但恐不真耳彼真反者人方捕  
之來獻我又疑其同反而逮之是爲反者復仇也他  
日誰肯爲國家出死力以己亂乎且守仁昔以論瑾  
遭酷訊而無屈詞今試問上左右有能與瑾角對者  
耶因遍詢侍者皆謝不敢避去彬語塞復跪帝曰今  
即不逮守仁試召之倘不即來則反真矣永使急足  
馳告守仁守仁聞命即與使同至帝欲赦之復爲彬

所沮然帝意則已解矣乃復使永至江寧聞寧王故  
府財物永至禁從人不得登岸畧與檢括即還京人  
以是益賢永世宗入立諸閣皆廢斥永亦閑住嘉靖  
八年大學士楊一清奏言永在正德五年討定真鍮  
餘黨撫安軍民回京奏誅劉瑾朝野稱快宸濠之亂  
武宗南征張忠許泰以搜濠黨為名誣引善類永多  
所開釋一方以安回鑒之日彬手握重兵以從人心  
惶惑而卒不敢萌異志者獨畏永耳及武宗晏駕遂  
以計禽彬防奸制變內臣若張永者誠不易得而置  
之閑散良可惜也乃起永掌御用監提督團營兼神

機營操練永至是凡一掌司禮三綰御用監綬三督  
團營弁總大兵兩扈帝領樞密節制撫鎮便宜行事  
祿米加至三百餘石父兄弟姪貴盛傾一時而名不  
衰先是權璫用事者柄司禮則振瑾屢典大兵則吉  
祥直米幾皆及于禍故終不及永

李芳事穆宗為內官監太監帝即位之初芳以持正  
頗見信任工部尚書徐果匠役也以營造蹴官八座  
其屬冒太僕苑馬少卿者二人布政司叅議二人郎  
中員外郎三人官鴻臚光祿者百餘人芳首劾下部  
議悉汰之芳又請葺上林苑監增設祗候兒祿百十

人裁光祿增用白熟細粳米四千五百石，白青鹽三萬觔，又酌減工部物料歲輸大內九千，蓋其節省多類此。帝性恭儉，故芳言悉當帝意。而是時司禮諸閹有滕祥、孟冲、陳洪，方寵倖用事，皆不便芳言。人人思側目矣。會帝亦時好遊幸，三人者率傾國帑制奇玩以悅上心，作鼇山燈爲長夜之飲，帝甚溺之。數不御朝，羣臣少得望見顏色，首輔徐階亦喋無一語。于是祥等益思攘臂弄威福，而芳獨切諫不已。帝心亦厭之。祥等復多謀孽，其短帝積不能平。忽金錦衣官執芳杖八十繫刑部獄，待決。尚書毛愷言：「刑人不可市，與

衆共之匪特使死者不冤亦令生者不犯今勞罪狀  
未明莫知所坐帝曰芳事朕無禮其錮之芳錮諸閹  
益橫凡先朝故事閹所不便者即以其言廢革其所  
便者即已汰漸次求復諸司執奏帝輒罪其抗違而  
三人因得以次言事取中旨如響矣先是司禮太監  
黃錦廢其姪黃浦錦衣都督以罪革錦死祥請帝起  
用浦且爲錦用其族人黃保等六人以錦衣官守墓  
祥嘗創私第用廠木任意裁斷工部尚書雷禮不能  
制言于帝帝不悅令致仕去孟冲有私人爲上林苑  
監海戶王印訐奏之中傳旨徑下鎮撫外訊治編成

印而法司不與聞帝嘗命肅府輔國將軍緣墳襲封  
爲王部議以緡墳爲懷王從父不得繼襲而陳洪入  
其賄力主之部議竟不能奪又其時織造之使數出  
初年費四十萬金次年洪復請加六十萬解例不如  
意改詔取新樣難之而傳買珠玉帖屢下即皆諸中  
官出囊私藏物高價侵牟不可問內庫嘗以空頭劄  
傳示戶部進銀三十萬兩一燈費至三萬金一事旬  
日間六更明旨駸駸似正德時事矣帝有事于太廟  
諸巨璫皆冠進賢冠祭服從各進饋盆以次上食爵  
賞辭謝與六卿埒而溫綸溢其上廷臣以論劾得罪

者初年則太常少卿周怡得外補去其後科僅石星  
李己陳吾德御史詹仰庇尚寶司丞鄭履淳皆廷杖  
削籍祥等三人其弟姪廕官錦衣指揮千百戶者各  
二十人洪弟都以千戶掌鎮撫司陞錦衣指揮使芳  
在獄二年刑科舒化以熱審請始釋充南京軍  
馮保號雙林神宗朝司禮太監也保嘉靖之季己陞  
文書房秉筆穆宗不豫召閣臣高拱高儀張居正等  
三人入受頌命次日始命保掌司禮監及帝崩神宗  
十齡保居中用事遽傳大行遺詔云閣臣與司禮監  
保同受頌命聞者大駭而首輔拱故憐在陵人自以

得與憑几言毅然欲總宮府權以裁抑諸中貴人然  
與居正俱負氣不相下也一日內使傳旨至閣拱曰  
旨出何人上冲年皆若曹所爲吾且逐若曹矣保大  
驚居正亦欲逐拱覬首輔遂與保合謀六月望日召  
諸大臣集會極門保傳旨勅拱休致即日就道緹騎兵  
番圍繞左右拱踉蹌乘一牛車去未幾有男子王大  
臣者袖刀入乾清宮被獲帝付保鞠治居正密報曰  
可借以除高氏也保使家卒辛儒給大臣酒食衣以  
蟒袴佩二劍劍首飾猫睛異寶送繫廠中而屏語大  
臣曰第言高相君怨望使汝行刺懼罪先首耳汝即



當官錦衣賞千金不者榜掠死矣尚書楊博都御史  
葛守禮聞之過居正阻其謀而受計錦衣都督朱希  
孝令校尉誘大臣吐實當免死語詳博傳及會審風  
霾晝晦東廠理刑官皆懼曰天意如此可不畏乎保  
引大臣問誰主使者大臣瞪目仰視曰爾使我乃問  
也保氣奪復問爾言高相國何也曰爾教我我則豈  
識高相國希孝復詰其蟒袴寶劍曰此馮家卒辛儒  
所予耳保益懼希孝曰爾欲污獄使耶遂罷保密以  
生漆酒瘖大臣而斬之獄遂解由是舉朝皆不直居  
正而惡保也五年居正值父喪謀奪情以保爲內援

悉杖謫諸言官凡居正所忌者保爲斥逐殆盡又引  
罪犯徐爵內官張大受出入禁近日以招納權賄爲  
事會居正卒保復使爵索其家名琴七張夜光珠九  
珍珠簾五金三萬兩銀十萬謂其子簡修曰此上意  
所取也然是時帝已年長親政矣帝初嬖宦者孫海  
客用等慈聖皇太后召戒而斥之內庭惟保爲大端  
而居正倚保有震主威帝雖優禮二人心弗善也及  
是頗聞其交通有姦利事益不平時東宮舊監張鯨  
者秉間說帝傳旨令保私宅居住帝允之已復謫奉  
御居南京御史李植江東之等各疏言保罪惡極

宜賜顯戮于是遂籍沒保及張大受徐爵楊等家  
產收保弟佑姪邦寧等並瘐死獄中保亦卒死江南  
焉先是帝弟潞王之婚也內庫稱所需珠寶未備慈  
聖間以爲言帝曰辦此不難近年廷臣亡耻盡獻張  
馮二家耳故馮遂繼張籍沒也

殷內官者年七十餘不知何許人保害高拱時先以  
漆酒瘖王大臣而密以拱行刺上聞殷直前奏曰高  
拱故忠臣何爲有此又回顧保曰高翦子是正直人  
張居正忮刻必欲殺之我輩內官何須助彼保大沮  
太監張宏亦力言其不可帝意遂解拱得免

張宏廣東人號南張公繼馮保爲司禮監張鯨掌東  
廠宏之門下也神宗優禮宏不如馮保而推心則過  
之嘗命閱視京營被春遇其後帝稍倦勤左右羣小  
爭以財利蠱帝心宏不敢諫鬱鬱不食而卒鯨獨剛  
懷寡合而心慕聲勢權利事其逐馮保也惡保久任  
而專思奪之故數勸帝帝心憚保未決曰汝第爲之  
若大伴上殿來朕不管曰皇上有旨馮必不敢違也  
由是保黜而鯨得掌東廠兼內府供用庫及宏卒遂  
掌司禮監又任其司房邢尚智貪黷亡厭耽于聲色  
帝以潛邸舊恩特庇之言官李沂首疏論劾帝杖謫

沂而出鯨于外宅南京御史俞咨禹請復李濟嘗而  
正權閣張鯨之罪帝報曰已有旨鯨退矣自是帝多  
以疾不視朝南北諸大臣多有疑張鯨不用遂廢朝  
政者吏部尚書楊巍言皇上久不視朝則羣臣猜疑  
愈甚臣以爲宜加珍攝少俟秋爽臨御與閣部諸臣  
商確時政則上下協和羣心胥慶豈但釋中外之疑  
而已哉時十七年六月也八月復召鯨入內庭供事  
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等言皇上親見張鯨罪過罷  
歸私第以允天下之公望何乃出不終歲而復入乎  
一歲之中隨退隨進盈廷苦口悉付流水此邦家大

憂也御史賈希曾亦言鯨倚刑尚智擅作威福賄賂  
大彰今尚智已問重辟鯨安得無罪其仍處之私宅  
便已而南吏部尚書陸光祖科道徐常吉王以通等  
疏亦至皆不聽是年十二月大理評事雒于仁復上  
疏極諫言陛下朝講不御政務廢弛皆酒色財氣為  
之累也因進四箴其箴貪財者有曰李沂之瘡痍未  
平而張鯨憑錢神復入此其病在貪財者也帝覽之  
怒甚不語者良久明年元日召輔臣申時行等入毓  
德宮手雒于仁疏示之命削其籍曰此疏不可以付  
外廷仍命鯨跪聽申時行等戒諭之自是鯨遂為士

大夫所薄寵漸衰退廢數年而卒尚智亦永

陳增神宗朝礦稅太監也神宗十六年嘗遣中使禱祠五臺山既還奏言紫荆關外廣昌靈邑可定礦砂作銀冶為奸民張守清擅其利帝以語大學士申時行時行請勅撫按禁戢帝不得已命塞礦洞逮守清伏法然是時朝廷殿工未就又內府織造召買珠寶之令日下帑金殊不給也二十四年有府軍千戶仲春者請開礦助大工帝遽從之諸大臣多言開採非便大學士張位以為利出于天地之自然可益國而無病民帝大以為然于是言礦穴者爭走闕下上書

皆隨奏隨遣用中貴人數十輩悉賜勅給關防挾參  
隨旗校四出增遂同府軍指揮曾守約開採山東增  
始至即以阻撓劾福山知縣韋國賢下獄而益都知  
縣吳宗堯言增罔上行私益都舊有鉛砂無銀礦增  
勅採者代輸遲則逮及妻孥吏民驚懼帝下宗堯鎮  
撫司拷問削其籍巡撫都御史尹應元奏增二十大  
罪亦奪俸明年命增兼徵山東店稅自是諸閭閻權  
醯司木廠稅課皆領于羣閭增復與臨清稅監馬堂  
爭稅帝為曲意和解使堂稅臨清增稅東昌而增益  
橫不復可制矣其黨程守訓全治張大亨等外除宿



達淮揚抵南京蘇浙所過招集豪猾為奸利害殺人  
亡敢問者巡撫直隸都御史劉曰梧奏言奸人假托  
詔旨擅置官屬往來京省竊弄威福道一宣傳有武  
英殿中書程守訓稱奉密旨凡有大商巨室違法致  
富及官民軍舍懷藏珍寶者悉聽告發臣初不信此  
至則旌蓋車馬填塞街衢列金書欽命告密牌四甲  
士翼而趨戈矛劍戟擁衛如鹵簿以奸人全治為中  
軍別踞高艦邏卒數百出匿名文書指甲為乙曰此  
富而違法者曰此家藏珍寶者皆被銀鐙囊三木曳  
而過都市索賂多者萬金少亦不下數千百如儀真

監生李長材京商王懋信淮揚高汪方全諸巨姓無  
不立碑其家守訓方且之金陵之蕪湖又過其原籍  
歙縣門建一坊曰帝心簡在宴游賞賜之費動以百  
金私置婢妾妄稱進御又號于衆曰我天子門生部  
院不得考察督撫不得糾彈及臣細訪其人則市井  
無賴屠沽淮上竊伎而逃者也不審陳增何故認為  
姪傳以致猴冠虎翼薰灼如此利盡一人怨歸君上  
伏惟陛下大奮乾斷肆守訓全治于市曹臣知籍沒  
一守訓即可得數十萬金且可以為假詔虐民之戒  
也疏入不報己而經理兩淮鹽務內監魯保奏奏守

訓及張大亨等挾勢詐害淮商阻塞鹽課帝始竊責  
令陳增勘明回奏至其諸道委官如劉英等數殺人  
刦財姦民婦諸不法狀帝皆不能詰也三十二年八  
月鳳陽撫臣李三才報稱稅監陳增搜獲參隨程守  
訓王維忠等多藏匿奇珍異寶龍文僭越諸物及家  
人所供賕銀四十萬兩始命三才械守訓等至京究  
問而增已死天下以爲失刑焉

陳奉者御馬監監丞也性狠戾敢于爲惡出同輩上  
二十七年奉命徵荊州店稅兼採興國州礦洞丹砂  
及錢廠鼓鑄事奉既兼領數使每假巡歷騷擾諸道

所過鞭笞官吏剗奪行旅楚人怨次骨焉八月奉自  
武昌抵荊州商民隨而譟者數千人爭以瓦石擊奉  
賴道臣防護得免奉遂誣奏荊州知府李商耕推官  
華鈺荊門知州高則葵鼓衆倡亂帝爲逮治鈺而降  
商耕等會與國奸民言徐鼎等開唐相李林甫墓得  
金器及黃金數萬帝命奉括送內庫奉因勒民賠償  
且悉發諸墓求之楚人益憤明年黃州漢陽二郡民  
詣撫按臺門訴奉臺門不敢啓無與理者奉復使荊  
州衛王指揮開礦殺城不獲責主簿脅取庫金邑人  
怒擊之指揮走免餘盡溺之江中武昌兵備使馮應

京者廉明強直人也列奉十大罪上之被降因廷臣  
請復應京官遂命革職已而奉復開礦棗陽知縣王  
之翰以地近顯陵拒之奉遂誣之翰併及襄陽通判  
邸宅推官何棟如廷臣復有白其無罪者帝曰前見  
科道官多黨救馮應京近又救王之翰等其遣官旂  
併逮應京等來京寃治未幾湖廣巡撫支可大言應  
京被逮之日百姓羣聚呼號欲逐陳奉奉盛陳兵衛  
殺二人擁入楚府命參隨三百人引兵追逐復射殺  
數人傷者不可勝數奉見民怨已深亦自願還乞即  
撤回不報及應京已去奉大書應京名榜其罪狀于

通衢衆遂大怒羣聚欲殺奉奉匿楚府踰月不敢出  
執其左右耿文登等六人投之江又恨巡撫曲獲陳  
奉縱火焚其轅門三郡耆老李之用等復叩闕言應  
京之忠清陳奉之貪墨哀呼乞命而內閣科道章日  
數上皆不聽及江西稅監李道言奉在楚水則阻塞  
舟商陸則攔截販賣病國剝民徵三解一帝始下詔  
切責奉以工部侍郎趙可懷撫楚遣官伴奉回京焉  
奉既至科臣陳維春言奉凌逼親藩以惡言侮襄王  
妃挾詐重賄前後盜匿稅銀不計其數乞追贓正法  
而給事郭如星亦言巡撫趙可懷伏謁陳奉遣官護

送奉之多賊與所陳兵器一切不以上聞是夫可大  
縱匣外之虎而可懷憚匣中之虎也宜置奉于理而  
罷可懷帝覽疏不懌數日復降諭曰陳奉遵旨伴送  
回京少俟自有裁處何乃各官紛紛牽扯浮言誣害  
良善郭如星陳維春姑念言官降邊方雜職馮應京  
邸完等俱送鎮撫司打問來說應京尋釋歸數年卒  
之翰斃于獄可懷以庇奉得褒美蓋帝之遂非如此  
高淮遼東稅監也初為尚膳太監神宗于諸稅監言  
事無不得請者諸稅監怙寵驕恣恐民不順多挾兵  
衛以自固淮及梁永為尤甚為淮素闇文義常因勘

事誤指有司移牒中有譏罵語帝爲立罷有司聞者  
咲之委官廖國泰激變土民淮誣繫諸生數十人巡  
按御史楊宏科救之不能得已而淮部下參隨楊承  
恩等詐財事覺始得旨問擬仍以淮同臨會勘帝之  
徇庇中官皆此類也萬曆三十年淮請復遼東馬市  
願歲進銀二千名馬五十巡撫趙楫言遼東舊有馬  
木二市馬市設于廣寧木市設于義州向經停罷自  
萬曆二十八年臣與遼道諸臣奏請復設酌撫賞之  
宜絕窺伺之釁中外帖然遵行已久而淮忽有此請  
此殆欲規重利撓事權也疏上帝但賜淮蟒衣事竟



寢八月兵部尚書蕭大亨言于帝曰近見稅監高淮  
類題本內有鎮守協同關務之銜不勝駭愕臣惟遼  
東之有鎮守所以保障巖疆山海之設關臣所以禁  
詰姦宄或會官廷推或坐名題補始得奉專勅行事  
淮雖傳奉特旨不過曰遼東礦稅征收馬市方物尚  
膳監太監耳自礦稅而外于鎮守關務不得妄干而  
淮儼然竊之勢將威福自由機宜中制鎮臣所為保  
障者淮則藉以交通閹臣所為禁詰者淮則藉以欺  
罔貽禍邊關誰執其咎臣姑無遠論即如近者馬木  
二市此與淮何與乃以虛詞聳聽妄邀蟒衣之賜卽

此一事已足見其欺罔恣肆之漸而可使之稔惡而播虐耶帝謬曰高淮協管閩務前有屢旨其仍遵旨行于是言者攻淮甚急淮益募死士出塞射獵戎服坐麾下遣人持黃票龍旗走朝鮮索冠珠貂馬自率甲騎數百馳詣京師賁重賂以求典兵閩門有警輒擁家卒官軍自衛退則與諸邊將爭功又以索馬前屯致衛兵激而北投為諸將遮田而山海關內外叛卒數千人盡甲而操擺塘揮血誓殺淮而食其肉淮內奔僅以身免為大學士朱賡言淮激變連左未踰月而前屯松山廣寧山海亂者四見告矣又叩剋鎮餉屢請不與以此饑軍合

于叛衆臣不知遽事之所終也未幾淮以逐殺稅使奏  
遽同知王邦才邊人大誼科道交章論救不允總督劉  
遠都御史蹇達再疏暴其罪狀乃始召淮還以稅監張  
璉領其事淮在遽左九年軍民憤怒徒以微徻得脫及  
梁永之撤也長安令滿朝薦被逮淮抗疏言梁永効力  
狗馬亦既有年請發供原職使外廷不得藉口于中使  
天下不得以礦稅為病民又陽為朝薦求寬以嘲刺士  
大夫窺帝意其奸益出諸中官上也

梁永陝西稅監也稅監故不典兵永獨招集亡命蓄  
馬五百匹出入邊塞人皆莫測其所為不敢語也有

源奏官千戶樂綱最桀黠教永為奸利事而外以和柔結諸中貴人神宗甚親信之富平知縣王正志渭南知縣徐斗牛廉吏也正志先以發永奸被逮永使委官杭大賢領衆直入渭南責賂立捶殺諸吏卒坐縣廳事大詬斗牛憤死巡撫賈待問奏之帝命同梁永會勘給事中楊應文言斗牛之冤陛下業已洞鑒永身為主使罪與大賢同科豈可使惓然任會勘之事乎未幾永自請加鎮守職銜又言花馬池慶陽諸處鹽池久為奸民侵占願領兵巡察徵其歲課萬餘金以助大工督撫又交章阻之帝皆不報永遂假巡

察爲名率其諸亡命旌蓋鼓吹以出肆行劫掠盡發  
歷代帝王陵寢搜求古金玉器物又索咸陽諸屬縣  
冰片羊絨麝脐各數百斤邑令皆單騎脫走杖殺縣  
丞鄭思顏指揮劉應聘等強奪良民子弟數十人悉  
宮之縱樂網輦日夜爲淫酗大學士沈鯉朱賡皆言  
秦人怨永已深宜早撤還會御史余懋衡方按陝永  
內不自安使網進蠱毒懋衡幾斃訟其事于朝言官  
攻永章至數十上永不爲動已而巡按御史王基洪  
言梁永必反具陳其斬閹奪囚殺傷吏民狀長安令  
滿朝薦亦自選民兵偵賊甚急諸亡命稍稍叛去其

渠魁王九功石君章馬守才等脅重寶輜輶盈路爲  
內遣執持劍戟弓弩結陣以行而永所遣人解馬匹  
者已乘郵傳先發九功等急馳出欲與郵傳合不得  
及諸民兵知其亡命也追至渭南盡奪其資裝以去  
御史余懋衡以兵賊互相殺傷奏聞永大窘網進曰  
公何不藉此傾撫按諸臣歸惡長安令豈徒自脫且  
可爲九功輩復仇也永大然之使人繫奏髮中馳入  
都言九功等各貢名馬持孝順錢糧索金珠寶石睛  
綠絛環鐸簪耳璫諸物而長安令滿朝薦承余御史  
旨伏兵渭南劫取之嚮石君章馬守才投尸于河帝

覽奏怒曰御史故無恙而朝薦代爲報復劫取貢物  
命趨逮朝薦護梁永樂綱等還京于是秦人始慶案  
堵而朝薦錮詔獄者十餘年

楊榮初爲尚膳太監以言利得幸于神宗命監稅雲  
南專事誣罔爲民患榮嘗奏稱阿瓦猛密諸番效順  
遣使叩關致方物願自比于內屬縣其地有寶井多  
睛綠珍珠之屬願假臣專勅領其事可歲益水衡數  
十萬緒帝遽命寫勅予之而榮所進奉不得什一乃  
誣知府周鋒侵匿珠寶下之法司榮既以欺得厚利  
又請詔麗江土官木增退還侵地聽開採巡撫都御

史宋興祖言麗江古荒服地自本朝始率衆歸誠太祖令木氏世知府事限右門以絕西域守鐵橋以斷吐蕃國家自有雲南以來無西域之患者以麗江爲之蔽也其地在金沙江之東接壤永寧向以經界混淆久乃勘定今欲退地聽採必失首帥之心禍將有不可勝言者請下其議令榮自勘利害以聞不報榮自是益驕不可制恣行威虐所杖斃至數千人州郡命吏朝奏夕逮知府蔡如川知州甘學書皆以廉吏坐錮詔獄滇人益怒遂燔榮稅廠殺其委官張安民奏至大學士沈鯉言于帝曰民怒如水火不可犯也



諸下詔寬宥暴榮罪狀帝雖知其暴置弗問榮亦不  
悛三十四年榮執指揮使樊高明楊掠私第中筋絕  
仍荷校國門又以索馬繫指揮賀瑞鳳且聲言當盡  
捕六衛官于是指揮賀世勛等率兵民萬人縱火圍  
其署執榮殺之投尸烈焰中徒黨輜重皆燼天下聞  
而快之帝為不食者數日他如孫朝之在山西李鳳  
之在廣東潘相李道之在江西馬堂張暉之在臨清  
天津魯保淮上魯坤河南並分提要津毒流京省釀  
亂激變之事無歲不告而金玉珍寶錦綺縑帛悉輦  
私門海內虛耗矣帝啟之也初帝嘗不豫召聞臣沈

一貫榻前諭以輔太子罷礦稅起廢釋禁三事翌日  
帝少安命寢不行太監田義諫曰諭已頒發不可反  
汗也帝大怒自起欲手刃義義不爲動一貫懼亟持  
前諭繼進義迎而唾之自後又十四年而礦稅始罷  
蓋遺詔也

陳矩字萬化安肅人嘉靖中以幼童選入隸司禮太  
監高忠門下錦衣帥陸炳見之曰是兒功名不在我  
下而令名當過之萬曆十一年始爲司禮監秉筆得  
言事帝前帝嘗怒言官姜士昌欲廷杖之矩嘆曰昔  
天子杖王給諫德完曾與田太監義叩墀爭不得今

當我司監務而又行此事乎已復獨坐深念俄被召  
至煖閣語良久秘不得聞矩遽出大喜持姜䟽招文  
書房官人曰為我索黃紙封下姜得輕責矣雲南民  
攻殺稅監楊榮燾其尸帝將逮有司問狀捕誅亂者  
矩進曰內臣奉使固宜仰遵上指而所携原奏官及  
旂校人必有不諳事理而越法者若但罪有司緹騎  
追攝萬餘里驚駭聽聞恐致非常宜行從實勘結便  
榮昌公主者帝嫡長女也與駙馬都尉楊春元有爭  
春元拂衣歸里帝召矩將議其罪曰此閨壺事不宜  
上動聖心當以閣諭召回戴平巾演禮此故事也帝

並從之其善哉君德識大體如此時帝臨御日久儲嗣未建而皇貴妃鄭氏方有寵有為妖書鄭皇親門者言帝以鄭氏故謀易儲詞多引將相諸大臣帝怒甚詔廠衛列卒搜捕轉相攀染送詔獄者甚衆而久不得主名或誣錦衣指揮周嘉慶禽其僕煨煉成獄矩至廠一訊即釋之錦衣官王之楨欲陷嘉慶密以屬首輔沈一貫沈故與閣臣沈鯉講官郭正域有嫌使人謂矩曰獄詞具當連二人勿遺也矩曰若相公欲如此問者可具揭奏知主上矩當奉旨行事脫有變更煩相公擔承耳其人驚而去及獲皦生光遂引

服而獄亦定生光故常以蜚語詐鄭氏金論戍者也  
三十四年矩奉詔大審將論囚三法司官皆起立向  
矩曰曹御史學程以阻封閑白事繫獄十年九十之  
母思子而瞽學程且旦夕死不得與母訣今東事已  
平宮闈疊慶恩赦之詔無歲不下學程願不得一沾  
耶惟太監詳之矩謝曰此事重大非某所敢主已而  
密請于帝竟得釋一時士大夫翕然稱之謂本朝數  
百年司厥衡者以羅織多殺人為威惟矩能矯然自  
異持平恕也矩由是名重京師生平喜讀書寡嗜好  
在內廷嘗心賢講官郭正域李廷機而未嘗與通往

來妖書之獄正域終籍其力以免卒年六十九神宗甚悼惜之予祭九壇以忠清額其祠焉

劉若愚直隸延慶州人矩門下也幼自宮選入內書堂好學工書矩數稱之于王太監安高太監時明並見賞譽矩卒始陞奉御以註誤被繫者十年困頓不聊稍取經史讀之學日益進知爲文光宗初得釋陞司禮監寫字高時明爲東筆若愚以舊識侍左右甚歡魏璫擅政時明罷若愚亦退歸御馬監屏居私第焉璫黨李永貞以若愚善書而文復取入內直房供筆札永貞故多密謀若愚亦畏禍遠嫌心識之而已

不敢與外廷通永貞敗楊維垣始欲自異若愚遂被劾降充孝陵淨軍已而御史劉重慶追論李實印本事遂與實永貞同坐奸黨論斬屢獻始得減等為然若愚在當時雖為永貞所引而名位甚卑又頗見疎忌祿賜恩賡亦未嘗及也廷鞠時周順昌七人之死印本之填皆確有主名若愚終以永貞故久滯詔獄乃作酌中志畧以敘述其事當時多有悲其不幸者王安字允逸北直雄縣人初選入內書堂司禮太監馮保門下也保籍沒後安以年幼為張宏所庇得免斥萬曆二十二年太監陳矩薦之于神宗命為皇長

子伴讀時儲位未定皇長子生母王恭妃亡寵貴妃  
鄭氏有易樹謀廷臣爭國本者多被譴獨安以舊侍  
左右維護之鄭氏數撓太子過亡所得久之得立而  
挺擊事起外廷將歸獄戚畹鄭國泰語侵貴妃東宮  
下令旨解釋羣疑安鄭氏心帝始悅蓋安所屬草也  
光宗即位用潛邸恩甚眷顧之帝嘗以請蠲金花銀  
兩欲杖給事中周朝瑞安力諫得止又勸帝善事鄭  
貴妃發內帑二百萬濟邊起用直臣鄒元標王德完  
等于初政大有裨益而是時西宮李選侍方得幸驕  
貴數凌熹宗生母王才人宮中號曰西李安意嘗忿



然獨不爲之下光宗大漸選侍揆封皇后不果及崩  
遂居乾清宮與內侍李進忠謀垂簾稱制安以密揭  
發其謀給事中楊璉知之即日約諸大臣入謁皇太  
子選侍阻之于煖閣安以計給選侍抱太子以出與  
諸大臣擁之登文華殿叩頭畢請暫居慈慶宮已而  
選侍復邀太子同居乾清安又宣言以爲不可于是  
移宮之疏入選侍始退居仁壽殿當是時安之功爲  
多熹宗手書輔朕爲仁明之主七字賜之安遂爲內  
廷重臣矣初帝有乳媪曰客氏素與安門下魏朝通  
及朝薦魏忠賢爲典膳亦通焉客氏遂獻朝而愛忠

賢又與之共事安甚謹而朝未之知也反舉之于安  
及忠賢爲楊璉所劾安以忠賢初名李進忠謬以選  
侍宮中李進忠者爲一人遂得脫未幾御史方震孺  
復攻客魏帝暫出客氏于外而令安治忠賢罪安但  
戒而釋之安凡爲恩于忠賢者升而客氏忌之益深  
以謂能生死我二人者安也會朝與忠賢夜擁客氏  
于乾清宮煖閣醉罷而置帝驚起諸大璫皆侍二人  
跪御榻前聽處分帝詢知客氏意以予忠賢安既久  
中客魏之諛而心醜劾所爲勒之告還朝自是不得  
至御前忠賢遂專有客氏而安勢始孤天啟元年五

月帝命安掌司禮監其疏辭意當得溫旨即出而忠  
賢之黨王體乾者思攘其印屬客氏言于帝使允安  
辭將遂殺之忠賢以安舊恩未決體乾使客氏怵之  
曰我你比西李何如毋貽後悔也忠賢遂嘆給事中  
霍維華劾安降充南海子爭軍而以劉朝提督南海  
子朝爲選侍私人故以移宮事銜安者遂縊殺安安  
死而客魏之禍始烈焉安好附正人素爲羣閹所嚴  
憚然多病不良于行帝間有召問使人扶掖而前歲  
不過數至故謹間易入又性剛介而疎能弭選侍之  
衆而不能防客魏之奸卒以冤死聞者悲之其後奸

黨遂以移宮事指東林諸人爲交通近侍威逼宮闈  
由此其始也

魏忠賢北直肅寧人少亡賴嗜酒善啗好馳馬射多  
奇中雖未嘗識字而粗有膽力猜狠自用嘗與群少  
年博不勝走入市肆爲羣少所官辱恚而自宮變姓  
名曰李進忠天啟二年始復今姓名初被選時隸司  
禮太監孫暹門下有丘乘雲者亦暹門下也丘監稅  
四川忠賢與同輩徐應元等日夜飲博如故貧甚乃  
走四川謁丘監丘聞其亡行閑空室中幾斃尋釋歸  
貢緣入甲字庫漸饒裕時光宗在東宮熹宗爲太孫

奉御皆甚非熹宗與生母王才人無典膳者忠賢因  
王安門下魏朝薦以入乃益市珍果美饌及玩好物  
獻熹宗導之宴游得其懽遂與朝淫于熹宗之乳媼  
客氏及熹宗立忠賢客氏始有寵而未敢肆乃一意  
奉王安結朝為兄弟以故忠賢兩為言官所劾皆安  
救之未幾遂奪客氏而逐朝又與客氏及王體乾以  
計殺王安語詳安傳中自是體乾得掌司禮監忠賢  
自領東廠而分布其黨于諸監局以李永貞等司文  
書客氏封奉聖夫人內外交構如枹鼓之應為給事  
中侯震陽上疏曰中涓羣小煬竈借叢自古為戒王

聖不而嬖江京李固之奸趙婕寵而媾曹節王甫之禍可為寒心帝怒降之御史倪思惠王心一相繼論劾皆謫外吏部尚書周嘉謨救之不報忠賢乃始勸帝選武閹練火器設立內操密遣掌班劉榮結閹臣沈灌為援而霍維華孫杰顧秉謙魏廣徵首附之杰遷劾去尚書周嘉謨閹臣劉一燮以自效二年科臣惠世揚刑部尚書王紀疏論灌與客魏交通帝謫世揚而削紀籍御史周宗建修撰文震孟太僕卿滿朝薦俱以言被譴十二月陞維華與杰為京堂官秉謙廣徵並為大學士三年八月忠賢導帝內操皇子生

震死爲御史黃尊素李應昇等劾奏之並矯旨切責  
忠賢由是益無忌增置內標萬人皆衷甲出入威行  
宮掖嘗以忌殺光宗選侍趙氏裕妃張氏者已有姓  
令客氏譖于帝絕其食飲幽死複道中而帝所幸諸  
貴人多以無罪遇害又革成妃李氏封中宮張皇后  
方孕而疾密使宮人以計墜之帝由此乏嗣宮中皆  
莫敢言當是時忠賢所忌者獨外廷耳而東林諸正  
人方攻之甚力忠賢思就外廷以攻外廷恐附和者  
少科臣傅樞揣知其意上疏劾左副都御史楊漣吏  
科都給事魏大中詞引故監王安中書汪文言誣以

交通賴其時多正人得免六月楊漣劾忠賢二十四  
大罪密以草示僉都御史左光斗侍讀繆昌期皆擊  
節稱快超使上之疏入忠賢頗懼求解于輔臣韓爌  
爌不應忠賢直超帝所泣訴辭職客氏從旁力爭教  
以語激帝體乾永貞諸閹復唱和慙慙之帝惻然不  
能辨也反降旨慰諭忠賢而漣疏次日下被切責漣  
益忿急補牘以伺對仗忠賢偵知逼帝三日不出忽  
御皇極門刀劍森立異往常仗下諸武閣皆目攝漣  
俄傳呼左班官不許擅出奏事廷臣公憤愈甚繼漣  
而上者凡百餘疏皆不報忠賢既得志思立威以覘



外廷間臣馮銓始教之與大獄行廷杖且曰外廷不足懼也適工部郎萬燦上疏忤璫大怒使羣閹捽至閤用大杖立斃之御史林汝翥亦以巡城誤撻一小火者聞燦事懼而亡去忠賢方忌正類欲逐輔臣葉向高而林其鄉人也使人圍噪其第大索向高奏之帝不問亦憤甚致仕去亡何御史崔呈秀以賊污為左都御史高攀龍所奏論戍呈秀囚服叩頭于忠賢忠賢方與外廷爭大喜收為義兒是年十月帝頒朔享太廟適廣微後至魏大中以疏參被責御史李應昇爭之廣微見其疏有當讀父書語恚不食二日先

是廣微父允貞以忠直稱與吏部尚書趙南星為執  
友趙惡廣微通內每嘆曰允貞無兒故怨二人次骨  
而與呈秀合一時號曰崔魏蓋自傅概發難至此而  
朝士之禍乃不可解矣于是假會推晉撫謝應祥  
降科臣魏大中吏部員外夏嘉遇而趙南星高攀龍  
皆自求罷去詔推堪任冢宰左都者吏部侍郎陳于  
庭疏推馮從吾汪應蛟有旨貴以黨比削其籍而併  
及楊漣左光斗又降河南道袁化中吏部郎中張光  
前一時紛紛去國如振槁語詳諸人傳中忠賢乃益  
知外廷果不足懼遂以舊怨逐輔臣韓爌而內閣皆

出其門其協謀悉誅諸正人自此始也十二月使御史梁夢環復劾汪文言逮之獄五年春起用邵輔忠阮大鍼許弘綱等數十人並列津要而喬應甲楊維垣爭上疏盡翻察典三案之舊矣五月命錦衣鎮撫許顯純勘汪文言誣逮楊左諸人而詞連南星等七月獄上初擬坐以移宮一案許顯純及徐大化田爾耕輩相與謀曰不引入移宮則罪名不大不假借封疆則賊私無據遂增入封疆別為一案而誣以受熊廷弼賂以汪文言為之證顧秉謙從中擬旨逐月嚴追楊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皆縶

肢體先後斃于獄南星等十五人戍謫有差初廣微  
之通內也手疏宜剪者數十人以示忠賢及呈秀等  
復獻天鑒錄與同志點將諸錄忠賢皆暗籍之次第  
芟除以講學諸人顧憲成鄒元標馮從吾高攀龍等  
爲門戶之首以移宮封疆爲文致之由而統名之曰  
東林黨凡附正者皆入爲東林故書院名顧憲成高  
攀龍講學處也六年正月奸黨復請作三朝要典以  
明著黨人之罪于天下而此時忠賢所最忌者亦僅  
餘削奪數人而已乃矯旨復逮前御史李應昇侍讀  
繆昌期又取織監李實空印本使李永貞代爲奏劾

而蕪松舊撫周起元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郎中周  
順昌御史黃尊素李應昇悉羅織入之攀龍聞命自  
盡順昌方就逮為蕪人所擁擊殺緹騎二人忠賢始  
稍稍懼緹騎自是亦不敢復出然順昌卒偕五臣者  
死詔獄而黨人之足為難者至此而一盡其他所殺  
如詞臣丁乾學知府劉鐸中書吳懷賢吳養春等皆  
無與于東林之數者不可勝紀五月王恭廠災尚書  
薛貞頌忠賢有滅火功降勅褒美浙江巡撫潘汝禎  
遂首倡建祠帝為賜額由是上疏頌美者不下數百  
報功崇德隆恩之祠幾偏天下尋又建祠國學之傍

以配孔子九月忠賢進爵上公其姪良卿亦由肅寧伯進封寧國公子姓先為錦衣都督者又十餘人忠賢自念勢位已極將圖篡逆而以劉廷元崔呈秀分掌南北兵部自邊關重鎮以逮鹽樵稅課悉領以閹人而心畏張皇后發其奸未敢動十月使劉志選梁夢環劾后父張國紀不法且謂后非國紀女語尤悖逆一日帝詣后所顧見書一冊問之后曰趙高傳也帝默然忠賢愈怒次日伏壯士數人于便殿帝搜得之見利又大驚送東廠忠賢欲誣國紀謀立信王為不軌王體乾止之曰主上凡事情憤獨于夫婦兄弟

間不薄脫有變吾屬無類矣始殺之以滅口時天啟  
六年十月也明年七月忠賢冒違功加恩三等封魏  
鵬翼為安平伯又以三殿成加良卿太子太保封魏  
良棟為東安侯受冊之日而帝已不豫矣霍維華知  
之乃陽與忠賢貳而密獻計令宮嬪詐稱有身竊魏  
良卿子以入忠賢輔之如新莽立孺子嬰故事忠賢  
喜使人婉諷后后以死拒計不行乃以帝命召信王  
帝憑榻語不甚辨猶以張后及忠賢為托數日帝崩  
忠賢使余文輔等迎信王即皇帝位時宮中左右悉  
奸黨帝心嘗凜凜廷臣無敢言者惟主事陸澄源錢

元慈論之及貢士錢嘉徵直疏其十大罪忠賢憤甚  
哭訴于帝帝令內侍讀嘉徵疏使聽之忠賢大懼而  
信卽舊監徐應元故忠賢所與飲博者也忠賢與客  
氏密結之以爲內援帝乃召信卽舊侍百餘人入內  
供奉而安置應元于顯陵忠賢始引疾歸第十一月  
降小火者鳳陽司香忠賢仍環擁兵衛以行帝命兵  
部馬上人錦衣飛騎擒治奸黨監押前赴謫所忠賢  
行至阜城聞之自縊死仍剖尸三日懸首河間之西  
門笞殺客氏于浣衣局魏良鄉侯國興客光先等棄  
市並籍沒之忠賢擅政凡五年毒流海內然實無他



才能惟以狗馬游戲諸鄙事導帝使不得間而已帝  
好武善騎數馳驟園塲中生斷狐兔以爲樂性機巧  
工水嬉又好爲屋宇雖巧匠不能及斧鋸鎚鑿丹雘  
彩堊之具未嘗離側每操斤削墨群監環擁忠賢輒  
引體乾華奏事帝謬曰朕已悉矣以故大權旁落漸  
至亡上常乘馬過御前不下帝射殺其馬亦不謝也  
歲必數出凡禁中章奏其黨必遽急足馳白然後下  
所過冠蓋車騎遮道拜伏忠賢坐文軒羽幢青蓋四  
馬曳之疾踰飛鳥顧盼亦未嘗及也笙鼓鏡吹鳴鏑  
之聲轟隱黃埃中不絕錦衣東玉韞袴而握刀者拱

車左右馳自府傳優伶打圍蹴鞠與阜之人動以數  
萬隨每在外則京師衢市寂然者數日客氏自宮中  
歸私第亦如之兩家駟從過鹵簿帝嘗賜忠賢客氏  
金印各一其文曰顧命元臣曰奉聖夫人又為忠賢  
建坊肅寧先後得獎勅不可勝記內外章奏稱厥臣  
公而不名至與帝並封拜誥命內閣皆倣九錫文為  
之忠賢益心輕諸閣臣任意為進退雖其所親暱如  
五虎五彪十義兒之屬一忤即斥去故雖奸黨亦畏  
之不敢叛擁戴勢成幾危社稷為其敗也天下猶以  
未正典刑為恨而助惡諸閣漏網頗衆其甚者著于

篇左

李永貞通州人年十五為宦者入永年伯王棟宅侍  
孝端皇后母趙夫人萬曆中選入為坤寧宮近侍以  
罪被鎖十八年因通四書詩易尚書左氏傳史漢諸  
書善奕工楷法光宗初立以遺詔釋免復為近侍坤  
寧宮始得識忠賢尋陞司禮監忠賢用事引其黨史  
賓諸棟裴昇等為東筆永貞遂入棟幕忠賢之掌班  
劉榮棟僚屬也一見深相推獎為死友棟卒又薦之  
忠賢為文書房天啟三年陞玉帶隨堂東筆賜坐蟒  
機杌匝月五遷與王體乾石元雅余文輔並為忠賢

腹心凡章奏入永貞等三人先期看詳要處皆鈐寸紙白忠賢體乾為講解聽畢始議行每入直則各携小摺袖中疏黨人姓名遇崔魏輩有所處分輒爭出袖中摺指示之曰此某錄中人也降誦削奪無得脫者而永貞尤寂叵信貪狠專恣自體乾以下悉與忿爭不稍屈雖忠賢亦優容之嘗監三殿大工為莊烈皇帝治信邸漁內府金錢無算忠賢將敗首背之而與徐應元合陽引退閉小院中晝夜誦讀穴牆以通飲食聞忠賢罷即毀牆出而應元已斥矣始大懼遣掌班丁紹呂行十五萬金餽王體乾王永祚王本政

等三人亦畏其反覆獻之御前永貞益不自安遂亡  
去會有旨降淨軍頭陵安置其兄成以失罪人縊死  
尋捕得之押赴頭陵又改鳳陽崇禎元年追論其代  
李實草奏陷高攀龍等執至京斬于市

石元雅雄縣人與李永貞同選入為兵仗局寫字善  
射而好畋不甚讀書泰昌元年忠賢薦之入司禮監  
歷陞秉筆掌針工局印提督南海子其掌家許秉昇  
故善崔呈秀崔得幸于忠賢許實導之也元雅因是  
得合崔魏之交為姦利每有密啟則屏人語移時方  
出及大工興後假監督數出與忠賢計事許亦衰老

不甚藉其力焉。肅宗崩，許告退，為霍維華所劾，發遣鳳陽元雅，亦懼禍亡去，不知所終。

徐文輔，安肅人，中年自宮，初在外，頗不得志，為客氏子侯國興授讀。天啟元年，選入歷乾清宮管事，陞隨堂秉筆掌御馬監總督太倉節慎二庫，賜坐蟒攬枕，與李永貞輩並寵用。事然自侍內廷，至今甫及四載，得驟貴客魏力也。先是太倉節慎二庫舊司以戶工部臣文輔為總督，勢張甚，不復入部視事，奪駙馬都尉李承恩第為公廨。又逼遷公主家廟主于別室，至耗內帑金數萬成之。弘麗擬宸居，署其額曰戶工總

部出入駟從常數百人呵殿籠坊髻髻警蹕清御聲  
勒諸曹郎以下庭參無敢逆其意者薰灼出羣閣上  
又饒有口辯最能記憶忠賢芟除正人偶有漏遺輒  
察出之不少貸常奏殺內官馬鑑以媚忠賢雖其同  
類亦皆側目莊烈皇帝之立也文輔與王朝輔以迎  
駕功希進用故與永貞比而事徐應元計不就永貞  
誅死文輔以賄免居南京

崔文昇神宗朝內侍皇貴妃鄭氏之私人也鄭有易  
儲謀羣臣以爭國本被譴者衆慈聖皇太后獨是廷  
議為帝言之光宗繇是得立為皇太子已而挺擊事

起帝知霰由鄭氏殺太監龐保劉成以滅口鄭氏謀  
不遂文昇故誚事貴妃心嘗怏怏日夜思伺間為計  
光宗即位遵遺命欲封貴妃鄭氏為皇后貴妃進美  
女四人文昇亦夤緣得陞司禮監秉筆掌御藥房侍  
左右帝仁孝寬仁不知察也乙卯帝不豫越二日御  
門帝容頓減既退遂不復視朝廷臣始知文昇用利  
藥也皆大驚閣臣方從哲等赴宮門問安有旨備言  
委頓狀外廷洶洶爭上書詰從哲以用藥乖方之故  
戚臣鄭養性懼其謀洩始請收還封后成命為給事  
中楊漣疏言賊臣崔文昇素不知醫豈宜以宗社神



人托重之身輕為嘗試皇上哀毀之餘一日萬幾於  
法正宜清補文昇反投相伐之劑然則流言藉藉所  
謂興居之無節侍御之蠱惑必文昇藉口以益其誤  
藥之奸冀掩外廷攻摘也如文昇者既益聖躬之疾  
必損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臣聞文昇調護  
府第有年不聞用藥謬誤今一旦若此有心之誤耶  
抑無心之誤耶有心則養粉不足償無心則一誤宜  
容再誤皇上奈何置賊臣肘腋間哉疏入帝兩召諸  
臣于乾清宮諭以冊封選侍李氏輔立皇太子二事  
因語及壽宮時帝疾已彌留知不可為急命中使宣

鴻臚寺丞李可灼至趙和藥進紅丸一湏臾再進羣臣退次日帝崩于是中外藉藉皆言可灼以剗劑致帝上賓而閣臣方從哲遽擬旨賞可灼銀五十兩御史王安舜首爭之議者議起凡數十疏皆專攻從哲可灼而文昇則間一及之惟御史鄭宗周焦源溥傅宗龍馬逢臯李希孔及光祿少卿高攀龍等直折其罪而給事魏大中亦言文昇之罪不下張差而可灼次之御史吳姓謂文昇故授泄藥可灼誤進紅丸以藥之補泄相較則大黃之尅過于紅鉛而以事之早晚相衡則文昇之事浮于可灼既而諸大臣會議奏

入可灼下法司論戍文昇發遣南京而已及魏闡柄  
政盡翻三案之舊詔免可灼戍召文昇還仍命總督  
漕運管理河道崇禎元年魏璫誅盡撤天下鎮守織  
造漕運諸宦官文昇始奉命至京御史吳煥復上疏  
劾之言文昇引進李可灼漫投寒泄之藥以致光廟  
賓天罪在不赦又甘為逆賢腹心總督漕運控扼江  
淮要害與劉志選虎踞南北遙為聲援乘璫虐餉勒  
監司以下皆行屬禮擅繫紳士如縛雞豚巡按御史  
何早抗疏摘奸立遭譴逐剝軍害民幾成大變亟宜  
置之重典以快人心疏始上文昇約同黨伏宮門哭

聲徹御座帝大怒逮文昇及其黨各杖一百發充孝陵淨軍懷宗七年少詹文震孟請改光宗實錄歷舉三案是非謬者五事上之帝御平臺出疏示閣臣語次及紅丸事曰皇考病亟李可灼輕進紅丸以致升遐當日諸臣以付之不問者爲是乎以據法執奏者爲是乎又曰君父有疾豈是臣子可以嘗試邀功諸臣不行執奏反以執奏者爲非有是理乎罪輔溫體仁王應熊仍以要典中語朦混上奏帝亦只論可灼未及文昇竟無有明正其罪者

王體乾昌平州人魏忠賢黨也爲人白皙而肥工諛

倭以悅入外和柔而內深阻初選入內書堂陞文書  
房光宗即位充東宮典璽局掌御用監天啟初為尚  
膳太監時客氏及忠賢新有寵媚故監王安以求容  
體乾密結客魏交通霍維華等殺王安而擢司禮監  
印及都御史楊漣劾忠賢二十四大罪疏上被切責  
廷臣大譁繼漣上者百餘疏帝使體乾誦而聽焉凡  
招權亂政罔上不遺等語悉置不讀忠賢獲免深德  
之以體乾名位素高仍使居司禮而已掌東廠相依  
倚為姦工部郎萬燝之被杖也忠賢欲假以立威外  
廷體乾使錦衣使田爾耕于午門外重責斃之駭為

都尉李承恩素忤忠賢常以事下獄體乾奉勅熱番  
坐法司堂執而笞之五十忠賢為一啟齒而已其阿  
附權奸侮辱勛戚士大夫如此忠賢雖總攬朝政而  
不諳文字體乾居內直房日夜引李永貞輩為忠賢  
謀主中外章奏重大者密鈐寸紙白忠賢又為講解  
大意然後下所司至御前口奏必伺帝酣醉玩弄時  
引忠賢輩急進帝望而可之如響焉遇票紅文書及  
改票動請御筆則體乾獨奏雖忠賢亦拱默聽之又  
意所不快事拂公論者一切以中旨內降行之外廷  
有所執奏輒請留中盛以白封置御前故其惡尤出

忠賢上忠賢以殺東林黨人得志奸黨徐紹徽崔呈  
秀獻點將錄及天鑒同志諸錄忠賢使永貞輩按籍  
芟除畧盡體乾遂疑選人錢受益黃願素爲侍郎錢  
謙益御史黃尊素之弟欲加禁錮聞者唾之及懷宗  
入立忠賢退體乾尚居司禮監李永貞餽金五萬兩  
求解體乾取其賂納之帝前永貞由是遂敗而體乾  
仍以賄免

高起潛錦寧監視太監也爲人庸怯而愎素不知兵  
懷宗之六年流寇蔓延中原帝一意征討核功罪行  
間定賞罰始以太監陳大金門思印謝文舉孫茂霖

等為內中軍分入大帥曹文詔左良玉張應昌諸營  
為監軍其在邊鎮者為監視于是起潛始監視錦寧  
為已而諸內臣所至多假綜核為名侵剋軍需臨敵  
輒擁精兵先遁諸將緣是皆無功帝亦悔之七年詔  
罷諸道太監惟閔寧稱要害起潛兼兩鎮提督得毋  
撤且給金幣賞功尋又廢其弟錦衣衛正千戶委用  
漸大帝益以起潛知兵為足任也九年七月我  
大清兵入居庸帝使內中軍太監李國輔許進忠等  
分守紫荆倒馬諸關孫維武劉元斌以六千人防馬  
水河兵部尚書張鳳翼督援兵出師總督梁廷棟亦



會兵南至特命起潛為總監給帑金三萬兩賞功牌  
千以司禮太監張雲漢韓贊周副之使巡城閱軍九  
月

大清師還出冷口起潛不敢進聞偵騎至曰師行四  
日矣始入石門山割三民級上功于是尚書鳳翼總  
督廷棟皆懼罪飲藥死起潛仍為總監明年行部視  
師命監司以下悉用軍禮上謁永平道劉景耀閔內  
道楊于國疏爭帝怒而斥之刑部主事張若麒者素  
與閣部楊嗣昌黨比為奸起潛與之有舊即奏請為  
餉司總理盧象昇之率兵入衛也議與嗣昌不合嗣

昌數齟齬之象昇賈庄戰死起潛匿不言狀遂為嗣  
昌所譖不得予卹焉其威福自出黨惡罔上如此十  
七年閹賊逼京畿帝仍用之監寧前鎮中道棄閹走  
西山亡去不知所之起潛先後握兵柄者十二年數  
以逗撓干軍律帝嘗立五案大法繩封疆失事諸臣  
又以河南玩寇事殺太監劉元斌王裕民然皆不及  
起潛故得恣肆自如先是崇禎十一年馮元勳以邊警  
守濟寧與士卒同甘苦臥起城頭六十餘日起潛為  
總監藉口應援遣游兵數十人大掠城下馮禽斬畧  
盡起潛大怒命人責取本州不用援兵狀馮即書與

之城卒全有張作揖者以疏劾起潛忤帝意立命回  
奏張于燈下屬草聞室中磔磔有聲戶闔皆自開張  
意禍且不測遂痛切言之竟得降調以去雖起潛亦  
為氣奪云

王坤宣府監視太監也懷宗四年以太監唐文征提  
督京營戎政而用劉文忠大同劉允中山西坤得宣  
府皆令監視兵餉刺舉奸弊坤怙寵貴倨數凌邊帥  
及諸大吏又性苛察毛舉人細過為深文巧詆恣意  
抨彈至與朝臣爭權中外咸側目為抵鎮甫踰月即  
奏劾巡按宣大御史胡良機帝落良機職命坤究明

奏奪給事中魏呈潤言良機在先朝曾以忤璫削籍  
皇上鑒其忠直出之罪戾之餘畀以風憲之任今以  
內臣一言褫冠置對其事之有無詿誤固不可知獨  
是坤與良機俱在鎮城其體貌素不相下而以究明  
奏奪付之坤一惟其所榮辱爲人見夫紀綱之司咨  
訪之使一旦獲戾中貴而莫能自必其命半銅分符  
誰復敢以職事抗者異日皇上即欲聞九邊之動靜  
核監視之善惡其孰從而知之况良機之是非曲直  
有回道之考核有在廷之公論陛下何不召之回京  
寧使聽彈駁于部院之手不使仰鼻息于中貴之門

豈非所以養士氣培廉耻而尊天憲乎疏入帝并謫  
之于外自是南北諸臣指摘中官者語皆首及坤坤  
益恚時大學士周延儒亦與中官有嫌溫體仁欲乘  
間逐之攫首輔知坤狂躁易動密遣人授指坤遂抗  
疏指修撰陳子泰發端謂子泰盜竊科名希圖建言  
為自固之術席首輔周延儒比暱之勢借端責備反  
飾醜狀果否內臣不識一字有類沈同和之曳白乎  
延儒見奏遽自劾求罷給事中傅朝佐上疏力爭謂  
王坤不行監視之事而搤中朝彈劾之權延儒不引  
祖宗之訓而止內臣監視之遣遂使王坤誇張至此

一參再參遂及首輔履霜之漸長此安窮臣初不意王坤竟爲此言即廷臣亦僉謂此言非必王坤爲也觀其文詞練達機鋒挑激是必有陰邪險人附之而起借王坤以嘗試朝廷者臣不爲一延儒惜而深爲國體惜爲天下治亂之大關惜也語皆指體仁及坤交通狀帝置不問左副都御史王志道言近者內臣舉動幾乎手握皇綱口含天憲矣而輔臣始終不敢一撓功罪不爲剖明至于身被彈擊忍辱不言其何以塞中外之望副明主之知平語皆備責延儒欲以動帝帝怒遽召諸大臣于文華殿詰志道曰遣用內

臣原非得已屢論甚明昨王坤疏有旨責其率妄大體已存何乃橫生議論牽引誣捏豈處分各官皆為內臣耶且如王忠孝金鉉等于邊閔米豆芻草軍械鎧甲悉皆浥爛窳敗不堪又如胡良機巡按宣大二年撫賞奸弊毫無覺察亦豈是不當處分專為內臣耶對曰廷臣功罪鑒在聖明但近日內臣參劾漸廣諸臣被罪者衆外廷皆以申救責備輔臣及至輔臣亦為王坤所參舉朝皇皇深為紀綱法度之憂臣仰體皇上好問好察之心不敢不以入告竊謂輔臣當言者臣亦當言內臣既可糾廷臣廷臣亦可糾內臣

至于為法受罪義所不辭非敢為諸臣地也帝曰廷臣于國家大計不言惟以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因王坤一疏借題要挾朝廷誠巧佞也延儒等奏曰志道非敢挾制朝廷亦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耳帝色稍霽曰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憲紀命削籍去其後甲申之變卒用太監杜勛監宣大賊至以城降焉京師由是遂陷

張彞憲初為司禮太監懷宗之用諸內臣為監視提督也彞憲與王坤唐文征等同受命焉帝獨以總理戶工錢糧屬彞憲謂其有心計可當搜括節縮之任



又以國用不足逋欠日繁疑部臣有欺匿事銳意鈎  
考數下詔誚讓尚書及諸曹郎殊無足當意者彛憲  
既受事恣行苛察擅威福帝益以爲能發帑金數萬  
建署居彛憲命曰戶工總理其權視外總督內提督  
團營大璫焉而其後外總督文臣亦有加總理者總  
理之名始此于是彛憲怙勢自出按行兩部凌侮諸  
公卿工部侍郎高弘圖言臣部之有公署中則尚書  
傍則侍郎禮也內臣張彛憲奉命儼臨其上不亦辱  
朝廷而褻國體乎臣今日之爲侍郎侍尚書非侍內  
臣也故僅延之堂後相賓主而公座毋寧已之雖大

拂彞憲意不顧也且總理之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名正言順臣不敢不慎也因七疏乞休竟削籍以去已而主事金鉉復上疏曰昨見太監張彞憲稱本監公署已完擇日蒞任兩部司屬官吏謁見悉照部堂行事臣不勝駭異是明驅清署之臣屈節于閹寺勅諭中曾有是乎彞憲職銜原與巡視等若抗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廸簡之臣予舍自有之堂屬別行僭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臣見結納奔趨彼則日驕此則日諂干國典而壞士風將有不可勝言者先是帝為彞憲建署時鉉

曾兵疏諫止言皇上命彛憲以稽核錢糧未見清釐  
節省之效而先糜內庫之金錢大非命之之初心至  
是又與之爭禮帝頗直其言假他事斥之而是時侍郎  
呂維祺科臣馮元飈及吳執御李曰輔等先後書十  
數上皆被斥降南禮部主事周鏐復歷數內臣恣肆  
之由諫官被譴之衆語尤激烈帝立命褫職禮部員  
外郎袁繼咸救之不聽七年二月彛憲請令天下朝  
覲官親投會計文冊稽其完欠為黜陟仍行部堂事  
以隆體統時繼咸已督學山西未行亟上疏極論彛  
憲亦信信爭繼咸再疏力詆不稍絀雖兩被切責而

帝已心動矣是年六月始罷諸道監視彛憲仍俟漕  
竣回監明年仍奉命守備南京以信任終其身爲初  
魏璫亂政時其黨有徐文輔者嘗督太倉及節慎二  
庫其事與彛憲同帝居信邸時蓋親見之至是未數  
年也

王承恩方正化者懷宗末殉難二太監也帝值邗家  
多難之時九邊巖塞及中原討賊諸大帥悉用宦者  
爲鎮守爲監軍二人初未有寵焉流賊之犯闕也命  
承恩提督京營城守太監曹化淳先獻彰義門守內  
城者皆下承恩發巨礮斃數賊天將曙從帝自縊于

壽皇亭附華陵側正化山東人嘗總監畿內軍守保定有功旋召還十七年春帝命閣臣李建泰經畧七省帥師至蘆溝橋一譁而散帝問廷臣皆云不知召立化令復監軍保定哭辭曰天下事已去陛下尚未知耶帝曰朕固知之以汝忠勇使往偵動靜語朕朕將有處耳曰陛下將何處帝曰人有言事急且可圖南曰誰為陛下盡此策者今賊騎充斥幾旬間去將何適且乘輿一出安知庸輔驕帥不懷異心萬一蒙塵賊壘天下後世將謂陛下為何如主耶哭辭而出曰老奴他亡能為以一死報陛下矣出則盡散所蓄

行抵保定流賊已過固關矣即日登陣誓衆守甚力  
曰吾已拚一死守諸公第好為之月餘城陷猶大哭  
以頭觸城手刃賊數人為賊衆所殺擲頭城下

曹化淳通州武清人與杜勲並事懷宗皆先後用事  
勲初未有所知名化淳出故監王安門下安以持正  
為魏忠賢所害化淳斥居南京懷宗即位以安故召  
還為內官監太監時帝方首誅逆賢懲宦寺之既悉  
罷南京守備及漕運織造提督太和山天壽孝陵神  
宮監諸大璫嘗于朝講畢諭廷臣曰先朝于宣大薊  
遼諸邊分遣內臣協鎮一柄而操殊滋牽制矧宦官

觀兵自古有戒其悉令撤回一切機宜悉聽經督撫  
臣調度節制以故化淳未得進用二年始命往南京  
織造復召入爲司禮監掌東廠會京師有警命同太  
監沈良佐呂直李鳳翔等提督九門閱視行營兵馬  
事平再總京營戎政數年之間徧歷樞要論功得賜  
金幣兩廕錦衣指揮一千戶又進其弟化兩左都督  
世襲錦衣指揮僉事寵賚驟加初政盡更而是時勲  
亦分守通州得典禁兵有寵矣蓋帝自誅督師袁崇  
煥後疑文武大臣不足寄心齊間御平臺召對詢時  
事又錯愕瞻徇不稱旨乃參用中貴人專任伺察中

貴人亦日誦外廷朋黨納賂狀上聞心益厭薄慨然  
思行度外事龔一遇奇才異等以媿厲諸朝士有淮  
安吏陳啟新者希旨上書請廢進士科行徵辟至欲  
以尚方劍殺諸有司化淳以其言妄誕可聳聽入言  
于帝次日起新伏闕立拜吏科給事中于是上書者  
紛至有徑請召對者時崇禎九年也明年常熟奸民  
張從儒陳履謙等假建言訐奏前侍郎錢謙益給事  
中瞿式耜閣臣溫體仁遽擬旨逮問履謙等知其與  
錢有宿憾也謀于溫其一匿名揭有款曹擊溫等語  
謂謙益作故監王安祠記曹出安門下宜款之溫與



謙益有卻宜擊之使其黨王藩首烏且言謙益款曹以四萬金體仁即具揭入奏帝以示化淳化淳大懼請窮治盡得其通謀狀遂杖殺履謙等體仁亦以請告放歸先是詞臣文震孟入閣時化淳知帝眷文特甚使人諷之曰內閣司禮名刺往來此故事也異日有以相聞便于上前進言耳文正色拒之適次月命撤內臣監視化淳揚言于衆曰上此舉甚善柰新參居功何帝聞甚不懌體仁由是得以訐逐之語詳文傳至是天下莫不惜文而快溫之去然化淳以一閹寺逐兩相臣若置碁其權力信任傾中外矣自是以

後聞人益橫帝多用之為監視為監軍率以為常強  
藩大帥皆耻為之下驕悍不用命秦晉楚蜀兩河之  
間賊騎充斥陷名城大都以數十百計南北道枳詔  
令不行化淳誑帝築城盧溝橋盜帑金十餘萬執途  
人受役怨聲載道又請浚京城外濠周百餘里以資  
守禦其策益謬妄不可行十七年閩賊李自成已陷  
全陝逼宣雲烽火徹數百里外帝仍以化淳監京師  
城守分遣諸內臣監視各邊一日至十輩杜勲得監  
宣府兵部主事金鉉力言宣府為神京後蔽其中勁  
旅甲天下撫臣朱之馮忠勤而有遠畧若固守相持

自成必不敢越此而前與畿南賊衆合勢以趨京師  
令命勲去是擾之使亂也不聽勲奏帶廢將黑雲龍  
馳至鎮賊前鋒已破陽和勲即緋衣乘八騶偕總兵  
王承龍出城迎賊黑雲龍亦叛去鎮人驚潰巡撫朱  
之馮方懸賞集衆守城無一應者又三呼舉礮擊賊  
亦不應乃自起燃火兵民競挽其手曰願公聽監視  
言納欵活軍民也之馮憤甚奪佩刀自刎死賊遂長  
駭入居庸太監杜之秩迎降化淳在京師日與諸內  
臣東嶸王馳雉堞間巡視御史兵部官五軍坐營侯  
伯勲貴臣皆不得上三月杜勲降賊事聞廷臣請急

撤城守太監忽上傳杜勲罵賊殉難忠義可嘉即予  
贈廕祠祭如例蓋是時諸內臣已有邪謀故蒙蔽如  
此已而勲至賊設黃幄坐彰義門秦晉二王皆踞地  
坐勲侍其下呼城上曰毋射我我杜勲也欲有語太  
監王德化等即縋以上勲直入見帝盛稱賊勢重鋒  
不可當皇上宜早爲計左右欲留之勲言有二王在  
勲不反二王不免矣乃縱之去出語化淳等曰我輩  
富貴固在也勲既免十九日賊攻益急御史王章欲  
登城舉礮內臣沮之語未畢俄諸門盡開章被殺內  
城隨陷自成自承天門與偽丞相尚書都督等數十

騎入大內太監曹化淳王德化杜之秩率監局百餘人爲前導自成曰汝曹背主獻城罪當斬叱之去杜勲獨出入羣盜間譏誦爲民害人皆切齒及賊敗將西奔自朝紳富商外復括諸內臣家金帛珍寶以數百萬計四月三日下令盡逐諸內臣無老稚貴賤皆號泣奔走徒跣敗面流血被體以出初內臣之被命城守也殊無鬪志令士卒皆持白楊杖朱其外貫鐵環于端使有聲格擊則折城陷之日守卒悉投杖而顛斷臂絕脰至是賊卽以其杖驅爲人皆快之論曰懷宗承極敝之後奮然一清宮府盡斥刑餘欲

以遠規二祖近監武熹意豈不善乃以過疑臣下遂  
寄耳目于素所甚惡之人而又慮其偏聽生奸必使  
之雜然並進以分其勢而冀獲其用譬之始則懲嗟  
而廢餐繼則投薪以止沸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豈獨懷宗也哉噫